

# 水浒传

作者：施耐庵

⊕ 上一页  
⊕ 下一页  
⊕ 回目录

##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

话说田虎接得叶清申文，拆开付与近侍识字的，读与寡人听。书中说：“臣邬梨招赘全羽为 。此人十分骁勇，杀退宋兵，宋江等退守昭德府。臣邬梨即日再令臣女郡主琼英，同全羽，领兵恢复昭德城。谨遣总管叶清报捷，并以婚配事奉闻，乞大王恕臣擅配之罪。”田虎听罢，减了七分忧色，随即传令，封全羽为中兴平南先锋郡马之职，仍令叶清同两个伪指挥使，口领令旨，及花红，锦缎，银两，到襄垣县封赏郡马。叶清拜辞田虎，同两个伪指挥使，望襄垣进发不提。

却说前日“神行太保”戴宗，奉宋公明将令，往各府州县，传遍军帖已毕，投汾阳府卢俊义处探听去了。其各府州县新官，陆续已到。各路守城将佐，随即交与新官治理；诸将统领军马，次第都到昭德府。第一队是卫州守将关胜，呼延灼，同壶关守将孙立，朱全，燕顺，马麟，抱犊山守将文仲容，崔野，军马到来，入城参见陈安抚，宋江已毕，说水军头领李俊，探听得潞城已克，即同张横，张顺，阮小二，阮小五，阮小七，童威，童猛，统驾水军船只，自卫河出黄河，由黄河到潞城县东潞水，聚集听调。当下宋江置酒叙阔。

次日，令关胜，呼延灼，文仲容，崔野，领兵马到潞城，传令宋军头领李俊等，协同汝等，及索超等人马，进兵攻取榆社，大谷等县，抄出威胜州贼巢之后，不得縋虞，恐贼计穷，投降金人。关胜等遵令去了。次后，陵川县守城将士李应，柴进，高平县守城将士史进，穆弘，盖州守城将士花荣，董平，杜兴，施恩，各各交代与新官，领军马到来，参见已毕，称说花荣等将，在盖州镇守，北将山士奇从壶关战败，领了败残军士，纠合浮山县军马，来寇盖州，被花荣等两路伏兵齐发，活擒山士奇，杀死二千余人，山士奇遂降；其余军将，四散逃窜。当下花荣等引山士奇另参宋先锋，宋江令置酒接风相叙。宋江等军马，只在昭德城中屯驻，佯示惧怕张清，琼英之意，以坚田虎之心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卢俊义等已克汾阳府，田豹败走到孝义县，恰遇马灵兵到。那马灵是涿州人，素有妖术：脚踏风火二轮，日行千里，因此人称他做“神驹子”；又有金砖法，打人最是利害；凡上阵时，额上又现出一只妖眼，因此人又称他做“小华光”；术在乔道清之下。他手下有偏将二员，乃是武能，徐瑾，那二将都学了马灵的妖术。当下马灵与田豹合兵一处，统领武能，徐瑾，索贤，党世隆，凌光，段仁，苗成，陈宣，并三万雄兵，到汾阳城北十里外扎寨。南军将佐，连日与马灵等交战不利。卢俊义引兵退入汾阳城中，不敢与他杀，只愁北军来攻城池。正在纳闷，忽有守东门军士飞报将来，说宋先锋特差公孙胜，乔道清，领兵马二千，前来助战。卢俊义忙教开门请进。相见已毕，卢俊义揖公孙胜上坐，乔道清次之，置酒管待。

卢俊义诉说：“马灵术法利害，被他打伤了雷横，郑天寿，杨雄，石秀，焦挺，邹渊，邹润，龚旺，丁得孙，石勇数员将佐。卢某正在束手无策，却得二位先生到此。”乔道清说道：“小道与吾师为此，禀过宋先锋，特到此拿他。”说还未毕，只见守城军飞报将来，说马灵领兵杀奔东门来，武能，徐瑾领兵杀至西门，田豹同索贤，党世隆，凌光，段仁领兵杀奔北门来。公孙胜听报，说道：“贫道出东门敌马灵，乔贤弟出西门擒武能，徐瑾，卢先锋领兵出北门，迎敌田豹。”卢俊义又教黄信，杨志，欧鹏，邓飞，四将统领兵马，助一清先生。当下戴宗闻马灵会神行，也要同公孙胜出去，卢俊义依允。再令陈达，杨春，李忠，周通，领兵马助乔先生。卢俊义同秦明，宣赞，郝思文，韩滔，彭肱，领兵出北门，迎敌田豹。当日汾阳城外，东西北三面，旗蔽日，金鼓振天，同时杀

不说卢俊义，乔道清两路杀，且说“神驹子”马灵，领兵摇旗擂鼓，辱骂搦战，只见城门开处，放下吊



桥，南军将佐，拥出城来，将军马一字儿排开，如长蛇之阵。马灵纵马挺戟大喝道：“你们这夥鸟败汉，可速还俺们的城池！若稍延挨，教你片甲不留！”欧鹏，邓飞两马并出，大喝道：“你的死期到了！”欧鹏捻铁，邓飞舞铁链，二人拍马直抢马灵，马灵挺戟来迎。三将碾到十合之上，马灵手取金砖，正欲望欧鹏打来。此时公孙胜已是骤马上前，使剑作法。那时马灵手起，这边公孙胜把剑一指，猛可的霹雳也似一声响亮，只见红光罩满，公孙胜满剑都是火，马灵金砖堕地，就地一滚，即时消灭。

公孙胜真个法术通灵，转眼间，南军将士，军卒，器械，浑身都是火，把一个长蛇阵，变的火龙相似。马灵金砖法，被公孙胜神火猛了。公孙胜把麈尾招动，军马首尾合杀拢来，北军大败亏输，杀得星落云散，七断八续，军士三停内折了二停。马灵战败逃生，幸得会使神行法，脚踏风火二轮，望东飞去。南阵里“神行太保”戴宗，已是拴缚当甲马，也作起神行法，手挺朴刀，赶将上去。顷刻间，马灵已去了二十余里，戴宗止行得十六七里，看看望不见马灵了。前面马灵正在飞行，却撞着一个胖大和尚，劈面抢来，把马灵一禅杖打翻，顺手牵羊，早把马灵擒住。

那和尚正在盘问马灵，戴宗早已赶到，只见和尚擒住马灵。戴宗上前看那和尚时，却是“花和尚”鲁智深。戴宗惊问道：“吾师如何到这里？”鲁智深道：“这里是甚么所在？”戴宗道：“此处是汾阳府城东郭。这个是北将马灵，适被公孙一清在阵上破了妖法，小弟追赶上来；那行得快，却被吾师擒住，真个从天而降！”鲁智深笑道：“洒家虽不是天上下来，也在地上出来。”当下二人缚了马灵，三人脚踏实地，迢望汾阳府来。

戴宗问鲁智深来历，鲁智深一头走，一头说道：“前日田虎，差一个鸟婆娘到襄垣城外杀。他也会飞石子，便将许多头领打伤，洒家在阵上杀入去，正要拿那鸟婆娘，不堤防茂草丛中，藏着一穴。洒家双脚落空，只一交颠下穴去，半晌方到穴底，幸得不曾跌伤。洒家看穴中时，旁边又有一穴，透出亮光来。洒家走进去观看，却是奇怪，一般有天有月，亦有村庄房舍；其中人民，也是在那里忙忙的营干，见了洒家，都只是笑。洒家也不去问，也只顾抢入去。过了人烟荟集的所在，前面静悄悄的旷野，无人居住。洒家行了多时，只见一个草庵，听的庵中木鱼咯咯地响。洒家走进去看时，与洒家一般的一个和尚，盘膝坐地念经。洒家问他的出路，那和尚答道：“来从来处来，去从去处去。”洒家不省那两句，焦躁起来。那和尚笑道：“你知道这个所在么。”洒家道：“那里知道恁般鸟所在？”那和尚又笑道：“上至非非想，下至无间地。三千大千，世界广大，人莫能知。”又道：“凡人皆有心，有心必有念；地狱天堂，皆生于念。是故三界惟心，万法惟识，一念不生，则六道俱销，轮回斯绝。”洒家听他这段话说得明白，望那和尚唱了个大喏。那和尚大笑道：“你一入缘缠井，难出欲迷天，我指示你的去路。”那和尚便领洒家出庵，走得三五步，便对洒家说道：“从此分手，日后再会！”用手向前指道：“你前去可得神驹。”洒家回头，不见了那和尚，眼前忽的一亮，又是一般境界，却遇着这个人。洒家见他走的蹊跷，被洒家一禅杖打翻，却不知为何已到这里。此处节气，又与昭德府那边不同：“桃李只有恁般大叶，却无半朵花蕊。”

戴宗笑道：“如今已是三月下旬，桃李多落尽了。”鲁智深不肯信，争让道：“如今正是二月下旬，适落井，只停得一回儿，却怎么便是三月下旬？”戴宗听说，十分惊异。二人押着马灵，一迓来到汾阳城。

此时公孙胜已是杀退北军，收兵入城。卢俊义，秦明，宣赞，郝思文，韩滔，彭廪，杀了索贤，党世隆，凌光三将，直追田彪，段仁至十里外，杀散北军。田彪同段仁，陈宣，苗成，领败残兵，望北去了。卢俊义收兵回城，又遇乔道清破了武能，徐瑾，同陈达，杨春，李忠，周通，领兵追赶到。被南军两路合杀，北兵大败，死者甚众。武能被杨春一大刀，砍下马来；徐瑾被郝思文刺死，夺获马匹，衣甲，金鼓，鞍辔无数。卢俊义与乔道清合兵一处，奏凯进城。卢俊义刚到府治，只见鲁智深，戴宗将马灵解来。卢俊义大喜，忙问：“鲁智深为何到此？宋哥哥与邬梨那杀，胜败如何？”鲁智深再将前面堕井及宋江与邬梨交战的事，细述一遍，卢俊义以下诸将，惊讶不已。

当下卢俊义亲释马灵之缚。马灵在路上已听了鲁智深这段话，又见卢俊义如此意气，拜伏愿降。卢俊义赏劳三军将士。次日，晋宁府守城将佐，已有新官交代，都到汾阳听用。卢俊义教戴宗，马灵往宋先锋处报捷，即日与副军师朱武计议征进不提。

且说马灵传授戴宗日行千里之法，二人一日便到宋先锋军前，入寨参见，备细报捷。宋江听了鲁智深这段话，惊讶喜悦，亲自到陈安抚处，参见报捷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田豹同段仁，陈宣，苗成统领败残军卒，急急如丧家之狗，忙忙似漏网之鱼，倒威胜见田虎，哭诉那



丧师失地之事。又有伪枢密院官，急入内启奏道：“大王，两日流星报马，将羽书雪片也似报来，说统军大将马灵，已被擒拿；关胜，呼延灼兵马，已围榆社县；卢俊义等兵马，已破介休县城池；独有襄垣县郭国舅处，屡有捷音，宋兵不敢正视。”田虎闻报大惊，手足无措。文武多官计议，欲北降金人。当有伪右丞相太师卞祥，叱退多官，启奏道：“宋兵纵有三路，我这威胜，万山环列，粮草足支二年，御林卫驾等精兵二十余万；东有武乡，西有沁源二县，各有精兵五万；后有太原县，祈县，临县，大答县，城池坚固，粮草充足，尚可战守。古语有云：『宁为罍口，无为牛后。』”

田虎踌躇未答，又报总管叶清到来。田虎即令召进，叶清拜舞毕，称说：“郡主郡马，屡次斩获，兵威大振，兵马直抵昭德府。正要围城，因郭国舅偶患风寒，不能管摄兵马。乞大王添差良将精兵，协助郡主郡马，恢复昭德府。”当有伪都督范权启奏道：“臣闻郡主郡马，甚是骁勇，宋兵不敢正视。若得大王御驾亲征，又有雄兵猛将助他，必成中兴大功。臣愿助太子监国。”田虎准奏。原来范权之女，有倾国之姿；范权献与田虎，田虎十分宠幸；因此，范权说的，无有不从。今日范权受了叶清重赂，又见宋兵势大，他便乘机卖国。

当下田虎拨付卞祥将佐十员，精兵三万，前往迎敌卢俊义，花荣等兵马；又令伪太尉房学度，也统领将佐十员，精兵三万，往榆社迎敌关胜等兵马；田虎亲自统领伪尚书李天锡，郑之瑞，枢密薛时，林听，都督胡英，唐显，及殿帅，御林护驾教头，团练使，指挥使，将军，较尉等众，挑选精兵十万，择日祭旗兴师，杀牛宰马，犒赏三军。再传令旨，教兄弟田豹，田彪同都督范权等，及文武多官，辅太子田定监国。叶清得了这个消息，密差心腹，星夜驰至襄垣城中，报知张清，琼英。张清令解珍，解宝，将绳索悬挂出城，星夜往报宋先锋知会去了。

却说卞祥伺候兵符，挑选军马，盘桓了三日，方才统领樊玉明，鱼得源，傅祥，顾恺，寇琛，管球，冯翊，吕振，吉文炳，安士隆等偏牙各项将佐，军马三万，出了威胜州东门。军分两队：前队是樊玉明，鲁得源，冯翊，顾恺，领兵五千，刚到沁源县，地名绵山，山坡下一座大林，前军却好抹过林子，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，林子背后山坡脚边，撞出一彪军来，却是宋公明得了张清消息，密差花荣，董平，林球，史进，杜兴，穆弘，领精勇骑兵五千，人披软战，马摘銮铃，星夜疾驰到此。军中一将，骤马当先，两手口两钢。此将乃是宋军中第一个惯冲头阵的“双将”董平，大喝道：“来的是那里兵马？不早早受缚，更待何时？”樊玉明大骂：“水草寇，何故侵夺俺这里城池？”董平大怒，喝道：“天兵到此，兀是抗拒！”拍马挺双，直抢樊玉明。那边樊玉明纵马捻来迎。二将碾到二十余合，樊玉明力怯，遮架不住，被董平一，刺中咽喉，翻身落马。

那边冯翊大怒，挺条浑铁，飞马直抢董平。那边“小李广”花荣，骤马接住杀。二将碾到十合之上，花荣拨马，望本阵便走。冯翊纵马赶来，却被花荣带住花，拈弓搭箭，扯得那弓满满的，扭转身躯，觑定冯翊较亲，只一箭，正中冯翊面门，头盔倒卓，两脚踏空，扑通的撞下马来。花荣拨转马，再一，结果了性命。董平，林球，史进，穆弘，杜兴，招动兵马，一齐卷杀过来。顾恺早被林球搦翻；鱼得源堕马，被人马践踏身死。北兵大败亏输，五千军马，杀死大半，其余四散逃窜。花荣等兵士，夺了金鼓马匹，追杀北兵，至五里外，却遇卞祥大兵到来。

那卞祥是庄家出身，他两条臂膊，有水牛般气力；武艺精熟，乃是贼中上将。当下两军相对，旗鼓相望，两阵里画角齐鸣，鼙鼓迭播。北将卞祥，立马当先，头顶凤翅金盔，身挂鱼鳞银甲，九尺长短身材，三牙掩口髭须，面方肩阔，眉竖眼圆，跨匹冲波战马，提把开山大斧。左右两边，排着傅祥，管球，寇琛，吕振四个伪统制官；后面又有伪统军，提辖，兵马防御，团练等官，参随在后。队伍军马，十分摆布得整齐。

南阵里“九纹龙”史进骤马出阵，大喝：“来将何人？快下马受缚，免污刀斧！”卞祥呵呵大笑道：“瓶儿罐儿，也有两个耳朵。你须曾闻得我卞祥的名字么？”史进喝道：“助逆匹夫，天兵到此，兀是抗拒！”拍马舞三尖两刃八环刀，直抢卞祥。卞祥也抡大斧来迎。二马相交，两器并举，刀斧纵横，马蹄撩乱，碾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这边花荣爱卞祥武艺高强，却不肯放冷箭，只拍马挺，上前助战。卞祥力敌二将，又碾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北阵中将士，恐卞祥有失，急鸣金收兵。花荣，董平，见天色已晚，又寡不敌众，也不追赶，亦收兵向南，两军自去十余里扎寨。

是夜南风大作，浓云泼墨，夜半，大雨震雷。此时田虎统领众多官员将佐军马，已离了威胜城池百余里，天晚扎寨。帐中自有随行军中内侍姬妾，及范美人在帐中欢宴。是夜也遇了大雨。自此霖雨一连五日不止，上面张盖的天雨盖都漏，下面又是水淅淅的，军士不好炊爨立脚，角弓软，箭翎脱，各营军马，都在营中兀守，不住话下。



且说索超，徐宁，单廷，魏定国，汤隆，唐斌，耿恭等将，接得关胜，呼延灼，文仲容，崔野陆兵，及水军头领李俊等水军船只，众将议，留单廷，魏定国镇守潞城，关胜等将佐，水陆并进，船骑同行，打破榆社县，再留索超，汤隆，镇守城池。关胜等众，乘胜长驱，势如破竹，又克了大谷县，杀了守城将佐，其余牙将军兵，降者无算。关胜安抚军民，赏劳将士，差人到宋先锋处报捷。次日，关胜等同时也遇了大雨，在城屯扎，不能前进。忽报：“卢先锋留下宣赞，郝思文，吕方，郭盛，管领兵马，镇守汾阳府。卢俊义等已克了介休，平遥两县，再留韩滔，彭肱镇守介休县，孔明，孔亮镇守平遥县，卢先锋统领众多将佐军马，见围太原县城池，也因雨阻，不能攻打。”恰好水军头领李俊在城，听了此报，忙对关胜说道：“卢先锋等今遇天雨连绵，流水大至，使三军不得稽留，倘贼人死士出城冲击奈何！小弟有一计：欲到卢先锋处商议。”关胜依允。

当下“混江龙”李俊，即刻辞了关胜出城，教童威，童猛统管水军船只，自己同了二张，三阮，带领水军二千，戴笠披，冒雨冲风，间道疾驰到卢俊义军前，入寨参见。不及寒温，即与卢俊义密语片晌。卢俊义大喜，随即传令军士，冒雨砍木作筏，李俊等分头行事去了不提。

且说太原城中守城将士张雄，伪授殿帅之职，项忠，徐岳伪都统制之职，这三个人是贼中最好杀的。手下军卒，个个凶残淫暴，城中百姓，受暴虐不过，弃了家产，四散逃亡，十停中已去了七八停。张雄等今被大兵围困，负固不服。张雄与项忠，徐岳计议：目今天雨，宋兵欲掠无所，水地不利，薪刍既寡，军无稽留之心，急出击之，必获全胜。此时是四月上旬，张雄正欲分兵出四门，冲击宋兵，忽听得四面锣声振响。张雄忙上敌楼望城外时，只见宋军冒雨穿屐，俱登高阜山冈。张雄正在惊疑，又听得智伯渠边，及东西三处，喊声振天，如千军万马狂奔驰骤之声。霎时间，洪波怒涛飞至，却如秋中八月潮汹涌，天上黄河水泻倾；真个是功过智伯城三板，计胜淮阴沙几囊。毕竟不知这水势如何底止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[♣ 上一页](#)

[♣ 下一页](#)

[♣ 回目录](#)